

中國圖書發展簡史

吳哲夫 淡江大學榮譽教授

李中然 淡江大學中國文學學系兼任講師

【摘要】自古以來，華夏民族就樂於追求文明的開創與知識的傳承，所以讀書人眾多，這不但促成紙張的發明，也引導印刷術的出現。又由於歷代政府大多以科舉制度來選拔官員，許多青年才俊為了實現人生理想，大多致力於此，圖書需求量因此而增加，快速生產書籍的方法也就顯得格外重要，除了促使雕版印刷技術的提升，活字版、套色、鉅版、拱花等印刷方法也相繼產生，中國的書籍形式於是跟著演進。在此便藉由這篇短文，簡述中國圖書的發展，以期讀者對中國書籍的演變有初步的認識。

關鍵詞：圖書；古籍；印刷術

一、從口語相傳到文字的發明

人類是種非常特別的動物，不但能夠進行複雜的思考，也相當注重知識的傳承，而人與人之間為了相互溝通並學習彼此的知識與經驗，於是創造了語言。語言的產生，絕對是人類進化史上的重大突破。在文字尚未發明之前，人類憑著記憶力，將自己的想法、經驗及故事等，透過口傳的方式，一傳十，十傳百，一代傳一代，許多流傳於世的美麗神話，就是如此保存下來的。

然而，人類的記憶力並不可靠，所以光有語言，還不足以幫助人類記取日常生活中的事物。因此，老祖先們又發明了許多輔助記憶的方法，其中最值得一提的便是結繩記事。

不過結繩仍有其侷限性，所以人們也在石壁、樹皮、木塊、獸骨等容易取得的材料上繪畫，藉此來記錄所見所聞或抒發情感。漸漸地，複雜的圖畫被簡化成各種線條的組合，形成各式符號，而且結合了語言，每個符號擁有了固定的意義，這便是所謂的文字。自從文字發明以後，人類的思想可以完整而精確地記錄下來，信息也更容易傳布。而文字的發明，也為書籍的發展奠定了基礎。

二、現存最早的文字系統

清光緒二十五年（1899）在殷墟所出土的甲骨文，是現存最早的中國文字。甲骨文大約是西



元前十四世紀至前十一世紀商朝末年的文字，其主要材料為龜的腹甲及牛的肩胛骨，內容則多為貞卜文字，所以又稱為「卜辭」。商朝的統治階級非常迷信，無論是祭祀、征伐、天象、收成、瘟疫等國家大事，或是田獵、出遊、婦女生產等私人之事，都要利用占卜來求問鬼神。占卜時，首先在動物甲骨的背面鑽出數個凹洞，然後在這些凹洞上加熱，甲骨受熱後會在表面形成龜裂，這些裂紋就稱為「兆」，巫祝再藉由兆象來判斷吉凶，並將占卜所得刻在甲骨上，待欲辦理的事情結束之後，再把最後的結果一併刻上去，以確認占卜是否靈驗。

現今出土的甲骨版片，上頭的文字大多是刻上去的，但少數也有用寫的，可知當時的人們應是先行書寫，再根據筆墨的痕跡刻劃。由於甲骨文的字形相當成熟，文字系統也非常完整，所以它肯定不是中國最原始的文字，但礙於考古所得，只能期待未來還有新的發現。

三、最早的書籍形式

甲骨版片是否屬於書籍呢？在出土的甲骨版片中，有些在角落處鑽有小孔，可能是用來穿繩串連，以利收藏，但其記載的內容相較於後世作為思想信息傳布的書籍而言，卻有著明顯的差異。雖然如此，甲骨版片依然具備了書籍的雛形。

那麼，甲骨文這套文字系統，除了作為貞卜文字之外，當時的人們是否也會運用在日常生活中呢？又是否會用它來寫下心中的想法，並製作成書籍呢？因為目前沒有出土文物可以佐證，所以這些問題尚無明確的答案。但是甲骨文中有個字作「冊」，這個字像是用繩子將數根竹簡編連

起來，它就是今日的「冊」字，即中國最早的書籍形式。又有另一個字作「𠔁」，此字如同雙手恭敬地捧著「冊」，它是今日的「典」字。由此可以證明，簡冊在殷商時期就已經出現。然而，如今所出土的簡冊，則都是戰國時期以後的了。

簡冊大多是以狹長形的竹片製成，稱為「竹簡」；少數也有用木片製成的，稱為「木簡」。竹片與木片在使用之前，必須先用火烘烤，目的在於去除水分，而經烘烤的竹簡，會褪去表面的青色油脂，所以這道程序就稱為「殺青」；烘烤的過程中，竹木簡裡的水分会逐漸滲出，如同冒汗一般，所以人們又稱簡片為「汗簡」。經過殺青的簡片，不但可以防止蟲蠹，書寫時也更易於著墨。

書寫時，人們會以一手抓取簡片，一手執筆由上到下書寫，這也是造成中國文字直書習慣的原因。寫完的簡片若散亂放置，除了會造成前後文順序錯亂之外，也不易於收藏。所以，人們會用繩子將同一篇文章的簡片，依次由右到左繫在一起，並以最末簡為軸心，由左向右捲起收藏，故中國古代習慣以「篇」、「卷」作為文章的單位。這種編連成捆的簡片就稱為「簡冊」，此乃中國最早的圖書形式。（見圖1）至於用來網綁簡片的繩子，材質通常是皮革、麻繩、絲繩等。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就記載了孔子晚年喜歡閱讀《周易》，用來編連竹簡的皮繩因無法承受多次翻捲，所以曾斷了三次。

不過簡冊有個很大的問題，就是笨重而不便攜帶，所以古代的中國人也用縑、帛等絲織品來書寫，稱為「縑書」、「帛書」。縑帛的特點是質地細緻而易於書寫，輕柔而利於攜帶，所以受到貴族階級的喜愛。因為縑帛柔軟，不容易像簡



冊那樣收捲，所以人們就在整幅縑帛的最後放上一根細細的木棒，並以木棒為中心，由左向右捲起。這根木棒就稱為「軸」，而這種書籍形式就稱為「卷軸」。（見圖 2）比較講究的人甚至會用金玉、象牙、珊瑚等名貴的材料來取代木棒。但是縑帛相當昂貴，一般人難以負擔得起，所以簡冊並沒有被縑帛取代，而是二者同時並行於世。

除了上述的竹木簡及縑帛之外，裁切成方形並經刨削的木板也常被用來書寫，稱之為「木牘」。木牘通常作為書信的書寫材料，鮮少用來串成書籍。而木牘大多有固定的規格，常見的為一尺見方，若以秦尺為基準，換算成現代的單位約為 23 公分左右，所以人們又將書信稱為「尺牘」。

簡冊及卷軸都是中國最早的圖書形式，而木牘也是常見的書寫工具。它們在紙張還未發明以前，都曾經被廣泛地使用，前後可能長達兩千年之久，甚至到了紙張發明的初期，這些書寫材料還是沒有被完全取代，直到紙張經過改良，質地變得細密，價格也更為低廉以後，它們才逐漸淡出傳遞知識及信息的舞臺。

四、紙張的發明

紙張的發明，在人類文明史上具有相當重大的意義。《後漢書·宦者列傳》記載：從前的書籍都是用竹簡編連而成的，而稱縑帛為紙。縑帛相當昂貴，竹簡又很重，對人們來說都很不方便。蔡倫於是根據自己的想法，利用樹皮、麻頭、破布及魚網等材料，製造了紙張。漢和帝元興元年（105），蔡倫將紙張獻給皇帝，皇帝相當讚賞他的才能。從此之後，沒有不用紙來書寫的人，所以大家都稱紙為「蔡侯紙」。世人便以這段記載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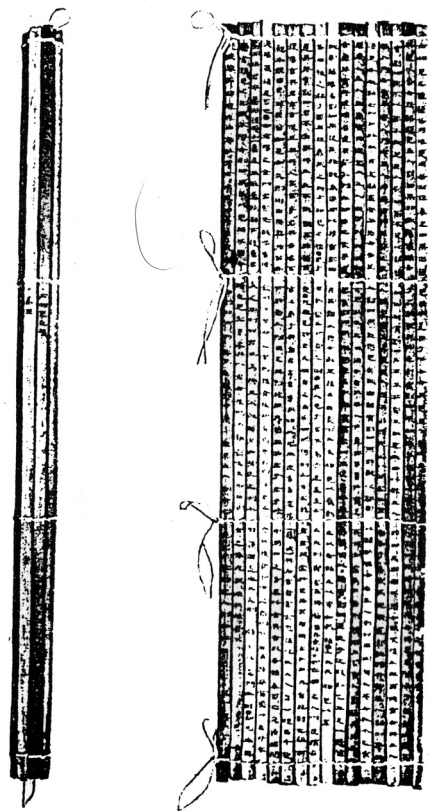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：簡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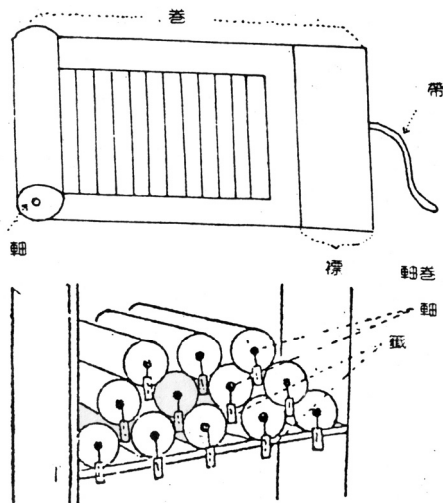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2：卷軸



認定紙是由蔡倫所發明的。

事實上，早在蔡倫之前就已經有紙了。1957年，考古人員在陝西西安灊橋的漢朝古墓中，發現了由植物纖維所製成的古紙殘片，其年代不會晚於漢武帝；1978年，在陝西扶風中顏村的西漢遺址中，也發現了幾許殘紙。由此可知，蔡倫並非紙張的發明者。然而，在蔡倫之前，造紙的技術尚未發達，紙張可能極為粗糙而不利於書寫，造價或許也不便宜，所以並不普及。蔡倫運用自己的智慧，對紙張進行改良，提升了造紙技術，同時降低了生產成本，並將自己製作的成品進獻給皇帝，使紙張得以迅速推廣。因此，蔡倫在造紙方面的貢獻，實在是功不可沒。

蔡倫所改良的紙張，不僅質地細緻，價格也相當便宜，兼具了簡牘及縑帛的優點，所以很受大眾的喜愛，不但成了最主要的書寫工具，也成為製作書籍的材料。

五、印刷術的發明與演進

在印刷術發明以前，書籍的傳播大多是以抄寫的方式完成的；尤其在紙張發明之後，便有大量的手抄書籍出現。在傳統的中國社會中，甚至將抄寫書籍視為讀書人求取學問的必要工夫。然而，抄寫書籍仍然存在著許多不便。若是面對一部卷帙浩繁的圖書，往往需要數月或數年的時間方能抄寫得完，不但費時，也相當費力。再者，人們即便再怎麼仔細，也總會有抄錯字的時候，導致同樣的書，卻有著不同的內容。輕微者，只是字句略有差異；嚴重的，則是文義大相逕庭。為了解決這些問題，聰明的老祖先便發明了雕版印刷術。

印刷術的發明，是人類文化史上長足的進

展。自此以後，書籍得以快速生產，使思想可以廣為傳播，知識也更加普及。印刷技術也從最早的雕版印刷不斷地發展，又演變為活字印刷術及套色印刷術等，而促成印刷術發明的條件，則與中國的印章、石刻文化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。

（一）印章及石刻對印刷術的影響

中國在世界諸多文明中，之所以能率先發明印刷術，與使用印章的文化有很大的關係。杜佑《通典》卷六十三說：夏、商、周三代規定，臣子以金或玉作為印章的材料。這句話說明早在夏、商、周三代，印章就已經普遍受到使用了；而當時所謂的「金印」，大多是指「銅印」。若根據考古資料來看，中國最早的印章也可以追溯至商朝，而迄今出土的文物中，也包含了大量戰國時代的銅印。

印章在中國的文化中，具有表徵身分地位的意義。所以，上至天子公卿，下至庶民，都有佩戴並使用印章的習慣。不同階級的印章形制，也都有著嚴格的規定。如漢朝太子及諸王所佩戴的印章，依規定必須以黃金鑄成，並配合龜形的印紐，所以，在中國文化中，便以「金龜婿」作為社會地位崇高之夫婿的代稱。在紙張尚未發明以前，人們以特殊的黏土作為鈐蓋印章的材料，這種黏土乾了之後就會變得堅硬，所以人們大多用它來密封信件，防止信件發送的過程中遭人窺閱。這種鈐上印文的黏土，就稱為「封泥」。直到紙張出現後，人們才開始將印章沾上顏料並鈐蓋於紙上。印章除了可以代表身分地位外，中國人認為也可以用來避邪或驅趕猛獸。晉朝道士葛洪於《抱朴子·登涉》中提到了，古代道士會用棗心木刻符印，又有「黃神越章之印」，上刻有



一百二十個字，入山者都會佩戴這種印章來防止虎狼的攻擊。棗心木是後世經常用來刻書的材料，而一方印章刻上一百二十個字，等於是一篇短文的字數了，如果這樣的印章確實存在，那就已經具備了雕版印刷的雛形了。

除了印章文化之外，石刻文化也是促成印刷術發明的原因之一。中國人自古以來就喜歡在石頭上刻上紀念性的文字，刻在石壁上的稱為「摩崖」，刻在方形石塊上的稱為「碑」，刻在圓形石柱體上的則稱為「碣」。東漢靈帝熹平四年（175），中央政府甚至將儒家經典刻於石碑上，並立於洛陽太學門外，作為經文的標準本，供儒生核對自己所抄寫的經文是否正確，史稱《熹平石經》，此後許多帝王也都刻有石經。後來人們利用紙墨，配合鈐蓋印章的概念，將石碑上的文字拓印下來，這種技術就稱為「拓碑」。拓碑技術出現於何時，如今已難以確知，然而《隋書·經籍志》記載了隋朝的皇家圖書館中有「傳拓之本」的收藏，由此可知，拓碑技術必定發明於隋朝以前。中國長久以來使用紙張、筆墨、印章的經驗，並擁有拓碑的技術，這些都為雕版印刷術的發明創造了有利的條件。

（二）雕版印刷術

中國究竟從什麼時候開始使用雕版印刷術，如今已難以得知。若從現存文獻來看，明確記載有刊刻時間的是唐懿宗咸通九年（868）王玠所刊印的《金剛經》。這件印刷品發現於敦煌，現藏於大英博物館，其刊刻及印刷的技術相當成熟，必然是經過長時間的技術改良，才有如此的成果。1966年，在韓國慶州的佛國寺發現了《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》，近代學者大多認為此本大約

刻於八世紀初期的洛陽，也就是唐武周統治的末期，後來輾轉流傳到新羅。現在的韓國慶州，正是古代新羅王國的首都。此外，日本奈良的法隆寺也保存有《百萬塔陀羅尼經》，據傳是日本皇室於寶龜元年（770）所刊印的書籍。日本長久以來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，在隋唐時還經常派遣使節至中國學習新知，所以印刷術在唐朝就已經傳播到日本，也是必然的結果。雖然雕版印刷術發明的確切時間已難以考知，但藉由尚存於世的古代印刷品，可以推測在唐武周以前就開始使用了，其發明的年代或許還要更早。

唐朝末年，雕版印刷已愈漸發達，五代的中央政府則首次用此技術來刷印儒家經典。到了北宋，印刷書籍更成為傳播知識的主要媒介，除了官府刻書及私家刻書之外，更出現以刻書為業的商家。圖書的快速生產與大量發行，促成教育普及化，這樣的光景，在宋朝以前的中國是前所未見的。自此以後，印刷技術不斷改良，日新月異。

（三）活字印刷術

五代十國是中國歷史上非常混亂的時代，朝代經常更迭，政局動盪不安，到了宋朝天下統一之後，才結束這種紛亂的局面。北宋初期，由於政治安定，促使經濟繁榮，人民知識水平提高，文化藝術也擁有很高的成就，這為印刷事業的發展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，雕版印刷技術於是達到了顛峰。不久之後，人們就發現傳統的雕版印刷有個很大的缺點，就是每刻一部書，都必須逐字抄寫上版，再由刻工逐字雕刻，往往需要花費許多時間與金錢，而且印刷完成後，原有的版片也不能移作他書使用。為了改善這個缺點，有人便將每個文字製成數個單獨的個體，如同小印章



一般，並按照所要印刷的書籍內容，逐字排列上版刷印。如此一來，刻製的文字便可以重複使用，這就是所謂的活字印刷術。

根據宋人沈括《夢溪筆談·技藝》記載，活字印刷是北宋仁宗慶曆年間（1041-1048）由畢昇所發明的，沈括還詳細說明了畢昇刻製活字、排版、刷印的過程。畢昇的活字是由膠泥所製成的，此後又發展出木活字及金屬活字。而明清兩代則將活字技術推向高峰，如清雍正四年（1726）用銅活字印刷的《古今圖書集成》，乾隆四十年（1775）以木活字印刷的《武英殿聚珍版叢書》，都是精美的活字印刷品。

（四）套色印刷術

古人抄書，經常用墨色抄寫正文，並以朱色謄錄注解、句讀或加以評語，如此既美觀又實用。印刷術雖然方便，卻是缺乏此一功能，不如多色抄本來得一目了然。不過聰明的人們總是會想到改善的方法，於是有套色印刷術的發明。

套色印刷剛開始發展時，是將同一塊書版分次上色，並刷印在同一張紙上，形成雙色的效果。如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元順帝至正元年（1341）中興路資福寺刊印釋思聰注解的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》，就是使用同版刷印兩色的技法印成，此本也是現存最早的套色印刷品。後來人們更進一步，將每種顏色都刻成各自獨立的版片，若一紙書頁上需要朱、墨二色，便將朱色及墨色部分各別刻成書版，再分次刷印在同一張紙上。這種印刷方法，在作業上講求高度精密，除了每塊版片要大小完全吻合，刷印工人也必須擁有高超的技巧。

套色印刷起初只有兩色，後來逐漸發展成四色、五色、六色。明朝中葉的印刷事業相當興盛，

人們為了追求書籍精美，所以套色印刷非常盛行，當時的閔齊伋、凌濛初、茅元儀等人，都曾使用這項技術出版了許多書籍。後來，套色印刷又發展成餛版，用來印刷版畫。所謂餛版，是將圖畫上所需的每一種顏色，分別雕成大小形狀不一的版片，印刷時，逐一將每塊版片塗上顏料並刷印上紙，藉此拼湊成一幅圖畫。因為堆砌上色的過程有如餛釘，所以稱為「餛版」。餛釘就是堆疊食物的意思。明天啟七年（1627）時，胡正言就是以套色印刷術印製了《十竹齋畫譜》，作為學畫者的參考書；他後來又在明崇禎十七年（1644）摻合餛版及拱花的技術，印製了《十竹齋箋譜》。所謂拱花，是將紙夾在凹凸的版片中間，並施加壓力，造成紙張凸起的立體效果。善於使用餛版及拱花的巧匠，甚至可以運用顏料的濃淡深淺，做出如同水墨畫般的暈染效果，使畫面色彩豐富、層次分明。所以，這種印刷品廣受大眾的喜愛，可謂傳統工藝的極致表現。這樣的印刷技巧，直到十九世紀才被西方引進的石印、珂羅版等技術所取代。

六、古代書籍的裝幀形式

（一）簡冊及卷軸

在紙張發明之前，以竹木簡製成的簡冊及縑帛製成的卷軸，是中國主要的書籍形式。紙張發明以後，人們也會將紙張製作成卷軸形式的書籍，大約到了唐末五代冊葉形式的書籍出現後，才逐漸被取代。關於簡冊及卷軸的裝訂方法，前文已略作說明，在此便不再贅述。

（二）葉子

卷軸雖然方便收藏，但長長的篇卷不利於快



速檢索資料。所以，人們便將紙張裁成適當的大小，寫完後就一張張地疊起，在上下加上木版，並用繩子網綁固定，這種書籍形式就稱為「葉子」。葉子是受到南北朝以來印度貝葉經大量傳入中原的影響，大約盛行於隋唐。貝葉是「貝多羅樹樹葉」的簡稱，古代的印度人將這種葉子裁成長方形，並用來抄寫佛經，待貝葉累積至一定程度後，便於上下夾以木版，再用繩子網束。因為受到貝葉影響的關係，所以古代中國習慣用「葉」字來作為書本張數的單位，直到近代才改用「頁」字。（見圖3）



圖3：葉子

（三）經摺裝

因為葉子的前後紙張不相連，一旦散亂，就得重新編排，若是因此而散失，圖書的內容就不完整了。所以，人們又按照文章的次序，將每張書紙黏接成一長幅，再以一反一正的方式將長幅摺疊成長方形，最後在這疊紙的首尾黏上厚紙或木板，這就是所謂的「經摺裝」。經摺裝大約流行於唐末五代，如今許多佛經的出版品，都還是

沿用這樣的裝幀方法。（見圖4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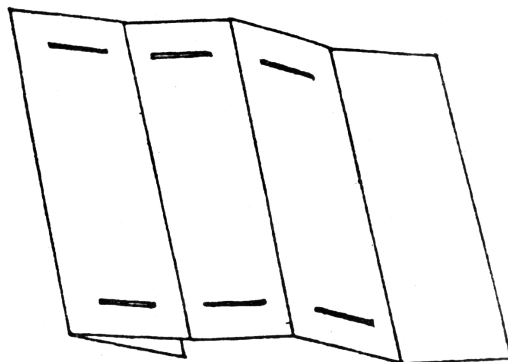


圖4：經摺裝

（四）旋風裝（龍鱗裝）

經摺裝是由一長幅摺疊而成的，所以很容易散開來，為了改善這個缺點，人們便以經摺裝為基礎，再利用一大張紙，一半黏貼於經摺裝的首頁，並將這張紙繞過整疊書籍的右側，再把紙的另一半黏貼在最末頁。如此一來，書籍的首尾由一張紙相連，就不會散開了。這樣的書籍，可以從第一頁翻到最後一頁，並往復循環地再翻回第一頁，所以稱為旋風裝。（見圖5）

關於旋風裝的裝幀形式，又有另一種說法。或說旋風裝是以一張厚長紙為底紙，書紙則是層層相疊，且最末紙最長，由上漸次遞減；裝潢時對齊書紙的右側，逐張浮貼於底紙上，收捲起來則如同卷軸之外觀。又或者每張書紙大小相同，並以等距錯置，逐頁浮貼於底紙上。由於這種裝幀方法使每張書紙的左側末端外露，因而方便快速翻閱以檢索資料。而書紙層層排列如鱗片一般，所以又稱為龍鱗裝。（見圖6）



（五）蝴蝶裝

由於經摺裝的摺口處容易斷裂，為了解決這個困擾，有人就把經摺裝右側的摺口全都黏合起來，並用紙張或絲織品包覆，如此即便左側的摺口斷裂，也不會造成書頁散開，這就是蝴蝶裝最早的雛形。後來的人們經由這種啟示，便跳脫書籍必須是長幅的思維，而改將書籍裝訂成冊頁的形式。大約在唐末至五代初期，人們開始將印刷完成的書頁，逐頁向內對摺，使文字在內，空白

處在外；摺好的書紙依次堆疊至一定厚度後，便用一張紙黏合整疊書紙的摺口處，並加以包覆，最後再加上以厚紙或絲織品所製成的封皮。閱讀這種形式的書籍時，翻開書頁的兩端，其形貌就如同蝴蝶展翅一樣，所以稱為「蝴蝶裝」。宋元時期所出版的書籍，大多就是採用這種裝幀方式。（見圖 7）

（六）包背裝

因為蝴蝶裝是將文字的一面向內摺，所以翻頁時，會呈現一面有文字，一面空白的情形；也就是說，必須連翻兩頁才能繼續閱讀。為了克服這個問題，人們便改變原本的對摺方式，改為文字在外，空白面在內，並沿用蝴蝶裝的黏合方式，只是黏合處變成書紙的兩端，而非摺口處，這就稱為「包背裝」。這樣的書籍，翻頁時每頁都是文字，就不會影響閱讀了。為了使書本更加牢固，人們還會在書頁欄框外穿孔，並用紙捻加以固定，再行黏合書頁，最後覆以首尾相連的封皮，如此將紙捻包覆於內，不使其外露，既穩固又美觀。這種裝幀方法在明朝初期至中葉成為主流。（見圖 8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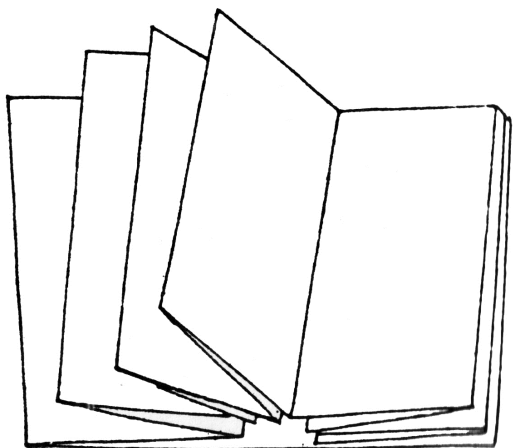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5：旋風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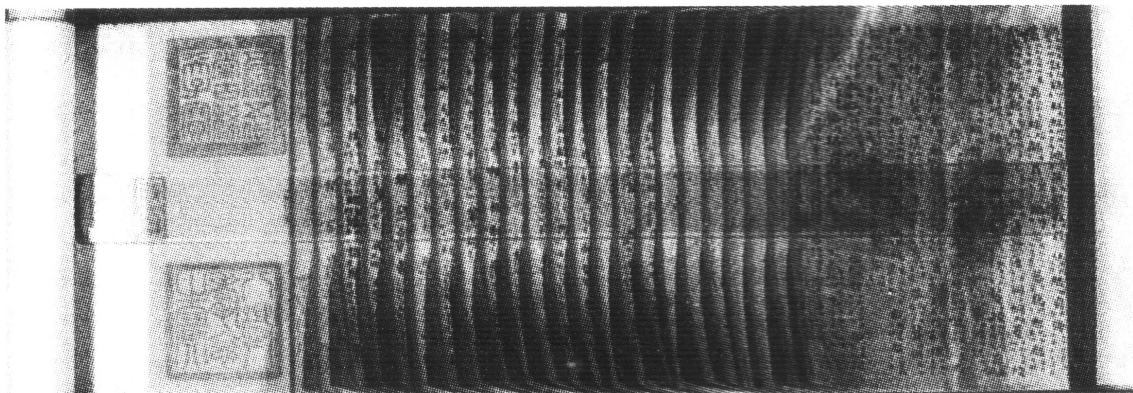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6：旋風裝（龍鱗裝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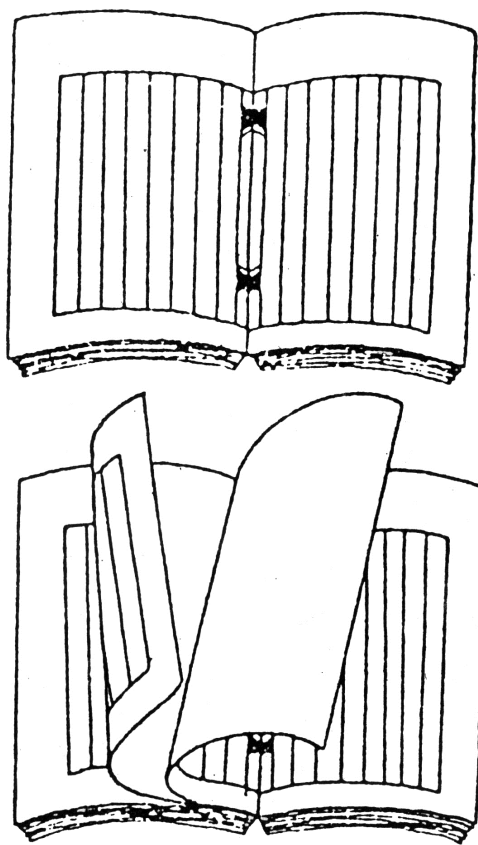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7：蝴蝶裝

（七）線裝

線裝基本上承襲了包背裝，但與包背裝最大的不同之處，在於不再採用首尾相連的封皮。線裝書的裝訂方法是，先將書背裁切整齊，並於書的最前與最後各自覆上一張封皮，再進行穿孔，最後以針線縫牢。常見的形式為四針眼裝訂法，若是開本較大、頁數較多的書籍，則會採取六針眼或八針眼，使書籍更為牢固。由於線裝書的書背並沒有封皮包覆，所以書角容易磨損，為了避免這種情形，裝訂時常會用綾布來包覆書角，這就稱為「包角」。線裝的裝幀形式大約從明朝中

葉開始使用，一直沿用到清末民初才逐漸被歐美平裝、精裝等裝訂方法所取代。但線裝並沒有因此而消失，許多公務機關或私人行號，都還是習慣以這種方法來裝訂文書，直到近年來文書電子化以後，線裝才漸漸地不再使用。（見圖 9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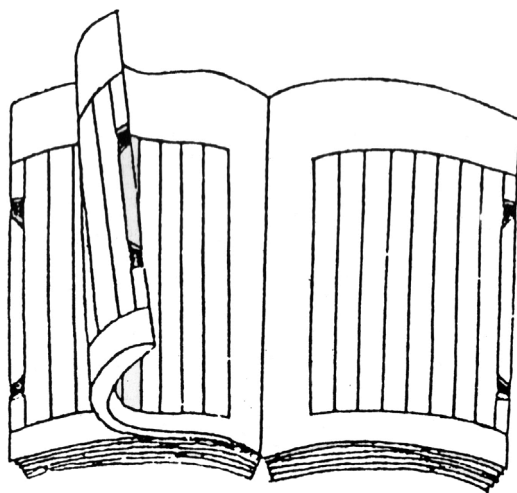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8：包背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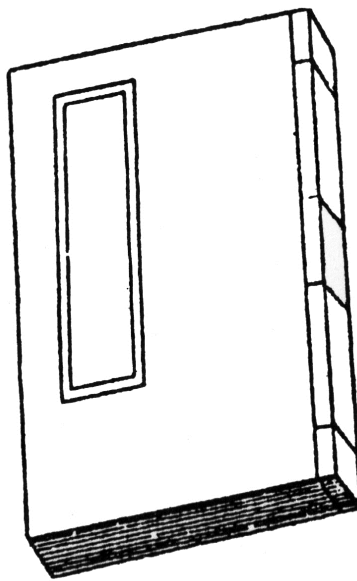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9：線裝



七、結語

長久以來，圖書在傳播知識上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。倘若沒有圖書，不但人類的經驗難以傳承，文明知識也難以發展。華夏民族之所以能擁有眾多的人口、廣大的版圖，並建立歷時久長的國家，這與重視知識的追求與傳承有很大的關係。因此，作為知識傳播的媒體——紙張及印刷術等，才得以相繼出現。紙張及印刷術不僅是中

國古代科技的產物，更是文化史上的重大發明，它們也先後傳布到西方世界，對人類文明的開展有著偉大的貢獻，影響極為深遠。

圖片說明

圖3及圖6引用自陳正宏、梁穎編《古籍印本鑒定概說》（上海：上海辭書出版社，2005）；其餘圖片引用自吳哲夫著《書的歷史》（臺北：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，1984）。

附錄：中國圖書形制演進簡表

圖書制度	使用材料	裝幀方式	傳布方法	流行時間
簡冊	竹、木	韋編 絲編	抄寫	上古至東晉（西元前四世紀以前）
卷軸	縑帛	卷軸	抄寫	春秋末年至六朝（西元前四世紀至五世紀）
	紙	卷軸	抄寫	東漢至宋初（西元二世紀至十世紀）
卷軸至冊葉 過渡時期	紙	葉子	抄寫	隋唐時期（西元六世紀至十世紀）
		經摺裝 旋風裝	抄寫及初期 雕版印刷	晚唐時期（西元九、十世紀）
印刷書冊 （雙葉單面印）	紙	蝴蝶裝 （外摺）	雕版印刷	五代至元（西元十世紀至十三世紀）
		包背裝 （內摺）	雕版印刷	南宋至明中葉（西元十二世紀至十五世紀）
		線裝 （內摺）	雕版印刷 活字版	明末至今（西元十四世紀至今）
西法印刷書冊 （單葉雙面印）	紙	平裝 精裝	鉛活字 石印 影印	清末至今（西元十九世紀至今）

